

象山文史资料综合辑

往事瑣錄

象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之序

1105

往事琐录

象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

往 事 琐 录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18 千

版次：2001年12月第一版

200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象山县机关印刷厂印刷

前　　言

历史是社会发展历程的沉淀与结晶，是社会进步的起点和归宿。纵观历史，经济繁华之地，人文兴盛之邦，历来是构成地域文明的两大支柱。恩格斯说：“爱国主义是从热爱家乡开始的”。不讲历史，不进行乡土历史教育，是不可能很好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象邑自有人类以来，漫漫六千余年，留存的文化古迹和人文资料不胜枚举，是至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从社会群体和个人来说，已经流逝的岁月，将为后世提供永远发掘不尽的人文资料。收集整理这些乡土文献和资料，无疑有益于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的建设。

这里编集发表的 58 篇文章，大都是政协开展文史工作以来所征集积存的而又不可废弃的“三亲”口碑资料，有史事钩沉考证，有往事回眸，有人物述林，有旧踪遗迹，内容十分广泛，保存了象邑史事、掌故、人物、风物、遗迹等诸方面史料，有备览存史价值，更具可读性。古人有云：“马不伏枥，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当国”。人们总是希望通过梳理历史，找到认识现实的历史依据，从而启迪智慧、陶冶性情、涵养德性。述往事，思来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此书的出版，对广大读者有所裨益。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编者对所涉史料，力求网稽文献、考订查核，翔实无误。然有些资料，因距征集时间已远，且有的当事人作古，无法再行考证，不可避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敬请识者指正。

目 录

史 事 钩 沉

易绍宗碑文及易暹墓志铭	林振环(2)
先祖炳璋公尊行日记	姜绍祖(5)
象山古城寨	竺桂良(7)
石浦清两兵轮沉没及打捞	夏乃平(22)
意大利索租三门湾	竹 坡(31)
张小金造反	柳 风(34)
蔡、马二先生来象史料质疑	余维新(39)
徐素云珍藏殷夫手稿和遗物的一点史料	马 瞻(43)
象山县公立医院筹建始末	姜梅坞(47)
象山无核蜜桔引种追记	陈春福(52)
尝桔毋忘引种人	高家康(54)
纪家大院	纪之泽(56)
象山报刊史话	朱华庭(61)
石浦消防话昔	孤 竹(66)
象山县银行筹设前后	吕 丰(71)
旧事访记	林 云(74)
史修耀先生和“见义勇为”匾	史荣林(82)

岁 月 忆 旧

基督教在象山	史悠生(87)
--------	---------

祖父与杨白的一段交往	叶忠正(96)
陈汉章轶事补白	吴昌和口述,陈善庆整理(103)
岳父伯弢先生逝世前后	姜梅坞(106)
先父象山知事李芳事迹拾遗	李晨农(108)
追忆张公闻怡	谢祖家(110)
抗战时期两位石浦人惊人之举	柯受田(118)
象山县城光复前后	史致圻(120)
玉泉盐场忆旧	蒋中伟(123)
我三次见到毛主席	姚友祥口述,伊建新、朱华庭整理(124)
新编《象山县志》出版后的社会反响	林志龙(130)

人物述林

一代闻人姜梅坞	何志浩(136)
忆父亲梅坞公	姜光平(139)
记梅坞先生二三事	郭登敖(142)
尽力教育文化之姜梅坞先生	卓人(145)
妻的一生	马静斋(146)
我和我的老师殷夫	杨秀英(154)
宁波闻人周大烈	蒋迪(159)
怀念父亲周大烈	周飞龙(165)
徐培根的一生	钱刚锐(169)
追思与怀念	徐芳(175)
怀念徐培根先生	魏汝霖(180)
家兄何志浩	何春英(187)
舅父何志浩	朱鹏飞(189)
怀志浩	何敏求(193)
何春英访述	何云(196)

- 胞兄樊适行述.....樊恭烜(198)
里人许剑华.....王 镛(200)
忆先父蒋公子奇.....蒋开仕(203)
怀念父亲萧辅.....萧永康(205)
先父萧辅先生.....萧永昌(208)
悼萧辅先生.....浙江农业大学(212)
忆萧辅先生.....朱祖祥等(214)
萧辅与王淦昌.....葛渭康(217)
全国劳动模范潘阿耀.....周尊攘(222)
黄道刚事略.....励家坪村委会 晓塘乡关工委(231)
王家福的中国心.....伊珍林 董本彦(234)
我的漂泊一生.....欧世璜(240)
回忆大哥欧世璜.....欧世琰(246)

旧 踪 履 迹

- 风物话丛.....盛来峰(253)
蚶城象山.....马静斋(259)
象山新年习俗.....周开福(263)
石浦赛会与吃食.....傅云岑(265)
六十年后话石浦——童年回忆.....金起元(270)

史

事

钩

沉

易绍宗碑文及易暹墓志铭

林振环

关于易绍宗的事迹，民国《象山县志》载：“易绍宗，湖广攸县人。明洪武时，从军有功，授象山县钱仓所千户。建文三年（1401），倭寇登岸剽掠，劫汤岙、潘家坎。绍宗见状，大书于壁曰：‘设将御敌，设军卫民。纵敌不忠，弃民不仁。不忠不仁，何以为臣。为臣不职，何以为人。’书毕，自分必死，命妻孥具牲酒生奠之，诀别而出。密令游兵间道焚贼舟，贼惊还救，绍宗直前格战，杀贼无算。追击至海岸，淖深，马陷淖中，贼回攻之，犹手刃数十贼，遂被害。其妻携孤奏于朝，赐祭葬，勒碑玉泉山旌之。”

由于易绍宗的功绩，其后裔在钱仓经历好几代千户之职，留下墓碑及墓志铭较多，有历代《象山县志》记载的，也有解放后出土的。

一、《易绍宗忠烈将军碑》。据道光《象山县志》载：“在县治东玉泉山麓，其文已剥蚀，仅存一百三十字，依存字考订之。”因字多残缺，只能以意析之。（一）易公绍宗于明洪武三十年（1397）由吉安调入钱仓千户所，至建文帝三年九月十八日死节。碑文未写建文帝年号，只书洪武三十四年，因洪武帝在位只三十一年，三十四年的其中三年实际是建文年号，因明成祖不承认建文帝且不能有建文年号，故在碑上写成洪武三十四年之误。（二）易绍宗妻李氏携孤奏于朝廷，赐祭葬并勒碑旌之，言其妻有节有智且守节从一以终，旌以烈女传，后祀节孝祠，祠址在今县信访室。节孝祠门前有石碑，即县信访室门口边，已被水泥蒙住，字迹不明。据乾隆《象山县志》载：“不知节孝祠所祀易李氏为何人？”后据易绍宗墓碑及《明史传》已

知为忠烈易公绍宗之妻。(三)易公忠烈碑原在玉泉寺址后易公墓前,卧放丛莽间,清同治间,不知何人徙置沈岙延寿庵中,且碑后刻有《延寿庵重修记》。碑前额“将军”二字已毁去……多残缺。(四)碑文言易公忠烈,子孙皆贤,秩官表注裔孙易宁、易显,惜今不可考矣。

二、《易暹墓志铭》。易暹,字景晖,系千户易绍宗四世孙,世袭副千户职,先世系长沙攸县人氏。墓志铭志石,于1980年在钱仓北管山出土。志盖、志文两石均完好,石正方形,边宽0.63米,由屠庸撰文,洪常篆盖,王涣正书。距今有五百多年历史,志石今存象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内。盖文写:“明故武略将军浙江昌国卫钱仓千户所副千户易公墓志铭”二十四个大篆字。

志文共有千余字,数处已剥落不明,其内容有:(一)易暹为故千户易绍宗四世孙。因其曾祖绍宗建有军功,又死于疆场,诰封其子孙世袭副千户。故暹之父易德,祖父易顺皆子顶父职(是否是易宁、易显之子?),在钱仓世袭副千户。易氏在钱仓任上有五代,经历明朝10个皇帝。(二)易暹生卒。暹出生于明正统(英宗朱祁镇)五年(1440),任职于天顺八年(1464,即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后最后一年),时年24岁。至弘治三年(1490,明孝宗朱祐樘)51岁时上表乞退,经坚请乃得允,由其子易瑛顶职,卒于弘治九年(1496,明孝宗)七月二十九日,以疾正寝,享年57岁。(三)易暹在钱仓千户所任上,皆称其“少魁奇英俊,有将种门风。”经他治理,所城“雉堞严禁,器械精新,操习有方,指挥得当,金政数年(廿八年),军容日盛,虽有海岛,蛮夷莫不奔窜鼠伏。”在成化(明成宗朱见深)壬寅年(1482),宦臣张公(名不详)考察易暹政绩,《墓志铭》表彰他“职掌所事,宵衣旰食,而夙夜惟勤,必躬必亲,恪恭乃职,是以公务益清,号令不口,僚属均以钦遵,军民悉心敬服……精通韬略,足以保障边疆,虽琦、矫(古之名将)虎臣亦无能出于其右矣!公历练老成,励精图治,城池完固,海道清宁,诚不忝于干城之寄也。”(四)易暹之

妻鲍氏，封宜人，琴瑟谐和，治家有方，卒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享年61岁。生二子：长子瑛，奉檄袭钱仓副千户职；次子斌，早卒。女二，长女奉端，适本所（钱仓）副千户解镇；次女敬端，适爵溪所正千户包仁。孙男四经，娶象邑进士王涣之女妻。易暹夫妇墓在北管山之原。其铭文曰：

公之生兮将门裔，得宜人兮天作配；
家既齐兮而国治，保障边兮蛮夷宁。
诚不忝兮干城寄，度量宽兮温而厉；
则下服兮无私议，爵授子兮传万世。
生享福兮同伉俪，死合墓兮同日瘞；
勒铭石兮埋高地，□如存兮真□气。

易氏两处墓志铭的发现，丰富了明代军事设防与易氏在钱仓世袭的史料，弥足珍贵。

（录自《钱仓旧事集》）

先祖炳璋公《尊行日记》

姜绍祖

先祖白岩公，讳炳璋，一字石贞，乾隆十九年甲戌进士，与同年纪晓岚、钱辛楣诸先生八人，博通群籍，乾隆帝誉为八彦，见钱大昕先生年谱。

公力学笃行，擅长考据义理，融会汉宋两家学说。清儒学案列姜石贞先生于经学门，清史稿列入儒林传，著有《诗序广义》、《读左补义》、《周礼提纲》、《诗经提纲》、《古诗十九首解》、《玉溪生诗解》、《尊乡集》、《尊行日记》等24种。其《诗序广义》、《读左补义》二书，采入四库全书。尊行日记一名《尊行录》，凡50卷，未刊行，经洪杨之乱，稿本散佚，仅存什一。余与堂弟伯嗜，访求多年，于本县象山西周，知有是稿，因乡人慕公德学崇高，敬如神明，每遇里中有疾病者，出供稿本，燃香烛，为驱邪疗疾之用，敬谨珍藏，不允返还。经多次磋商，始索回6册，合原有1册，计为7册，已得十之八九。

宁波张咏霓先生刊四明丛书，岳父陈汉章先生伯弢，为撰序文，谓余曰：尊行日记，宜可送刊于《四明丛书》。时张先生在上海，手录七册中有关学术者，名《尊行日记钞》，目录已发表，不幸先生遽归道山，此稿未及刊出，洵为可惜！

此次，余自北平仓卒来台，仅携手中之两册，其余五册，留置象山，遭此变乱，恐难幸存！今存二册：一为卷三十二至三十九，系乾隆十三年戊辰闰七月至十五年庚午三月，计8卷，时在宁波教读，与甬上名儒史雪汀、全谢山诸先生过从甚密，访阅天一阁等藏书，注释毛诗。另一册为卷四十六至卷四十九，系乾隆十八年癸酉四月至二十年乙亥四月，计4卷。又附卷五十，只存文一篇，系乾隆二十

三年戊寅所记。

公于专门著述之外，在浙东一带，所修府县志书颇多，日记卷三十四，载：玄月十日代鄞人柴亭石上鄞令推荐全谢山先生修鄞县志一书，其于志书之渊博，尤可概见。余幼时，尝闻乡先生常言：修地方志者，当首推姜白岩先生，因其熟研禹贡、水经，故述河道水流，最为明晰，公曾著有《禹贡贞错辨》一书。其出宰四川石泉、江油二县，筑堤坝，兴水利，有德政。卸任后，县民感德，为立生祠，名所筑之坝为姜公坝。《大清一统志》列入乡贤、名宦二志。平生躬行实践，以毋自欺三字相勖勉，至今二百余年，乡人犹述其嘉言懿行，足见感慕之深矣！

同乡何志浩先生，善为诗文，于此稿备极称道，谓攸关民族文化，不可湮没。徐校长培根谓白岩公为我邑乡贤，德望显朝野，二百年后读《尊行日记》，如对道范，而挹清标。诗人李渔叔先生谓日记中每见成诗若干首，所惜诗稿多未录入，尤以《玉溪生诗解》一书，未获阅读为憾！余以公著《尊乡集》一书，系记倭寇及从张苍水公在南田（前属象山县辖）殉难殉节诸乡贤，每人一传一诗，以表彰气节，余曾油印分赠乡人，未获广传，更为可惜！今《尊行日记》承张部长晓峰、毛教授子水，暨徐圣禅、周厚斋诸先生之倡导，得以刊行，藉助世教，兹并附识感忱！1955年岁次乙未四月，七世孙绍祖甫梅坞跋于台湾台北北投奇岩山居。

（录自《写心集》）

象山古城寨

竺桂良

清乾隆《象山县志·论城池》：“城，盛也，所以盛民而御暴也。上应星躔，下襟山海，深沟高垒，虽小邑有天险设之焉。于是谈形胜者曰：‘昌国、石浦当南海之中，爵溪、钱仓为东海之钥，左游仙，右南堡，赵岙扼其背，陈山扼其喉，屹若长城矣。’”

象山筑城之多，世所罕见，在一千平方公里域内，筑城十九座，平均每五十平方公里得一城，其密度应可载入“吉尼斯记录”。考其城多原因：一为象山位居浙海中段，当海道之要冲；二为海岸线曲折、漫长，防地分散；三为防地屡迁，如赵岙巡检司，凡四迁而三易其址，每迁新址，便筑新堡。

据史籍所载，筑城始于宋治平间。宋《宝庆四明志·象山卷》：“县城周回一百五丈，治平中令林旦筑”。《明史·汤和传》“洪武十七年（1384），汤和筑沿海诸城，浙东西并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嘉靖间，东南苦倭患，和所筑沿海城皆坚致，久且不圮，浙人赖以自保，多歌思之。”象山诸城除县城用条石外，余皆乱块石，用料及砌筑质量皆臻一流。今存者均为珍贵的文物古迹了。

城为古代重要的防御工事，用以保境安民。城门数视规模大小不等。象山县城及卫所诸城较具规模，城辟四门，街成十字，设官衙、廨舍、教场、城隍庙等。市肆鳞次栉比，俨然巨镇。其余寨堡，就是周长一里以下的小型城寨，一般只有守卒，没有居民。各城寨间有驿道相通，以烽堠相联络。清设瞭台号炮为联络讯号，遇警则炮声络绎，援兵四至。历代疆吏县官深知城的功能，十分重视修葺，以求完固。

时代变迁，科学发展，二十世纪，城墙功能逐步消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清季，各地城墙不再修缮。今天，象山城墙存者寥寥，游仙寨最为完整，爵溪等卫所城墙尚存依山或兼作通道的数段；余则仅存遗址。纵观全国古城，最称完整的大概要推山西平遥，其规模之宏敞，格局之完整，堪称珍贵的古文物，构成亮丽的风景线。

让我们回顾一下象山建城情况

县城 唐神龙二年(706)立县，筑城与否，史无明文，亦未发现任何迹象。乾隆县志：“象山自唐有县无城，海寇发则委之去。”道光县志亦云：“自唐立县无城”。《民国象山县志》：“蓬莱观碑明云：神龙之初县肇名创城。宝庆四明志：‘象山县城隍庙，唐神龙二年建。’则谓唐县无城者非也。且通鉴记唐大中十三年裘甫攻陷象山，咸通元年又分兵围象山，无城何以言围，但其时不过土城耳，故不久隳矣。”除民国县志主唐县有城外，历代府志、县志皆言“唐有县无城”。

宋《宝庆四明志·象山卷》：“县城周回一百五丈，治平中令林旦筑，河水环之。东门曰登瀛，西门曰登台。”宋南渡时寄寓象山陈山的钱庆延，在其《卜居记》中云：“绍兴庚午(1150)春，由袁村买舟至陈山，进抵邑长治所，无庸垣，有关，榜曰‘登瀛长所’。当象鼻之前，乔木重重，皆数百年物。”《嘉靖象山县志》：“象旧无城郭，代受海患。宋治平间(1064—1067)，令林旦版筑象城，开四门：东登瀛，西登台，南登云，北拱极。岁久土湮，迹无可见。”对照《卜居记》，宋城在绍兴间已无迹可见，自治平至绍兴庚午相去八十余年，该不会无迹可寻。登瀛明指城东，邑长所“当象鼻之前”，则今县府所在地。按《宝庆志》“周回一百五丈”而论，宋制一丈合3.072米，总长仅322.56米，围地约9.76亩(按方形计)，这么小一块地方，署廨已感局促，怎能容得下千百家民居？揆情度势，治平中所筑，不是县城，而是今县府所在地垣墉而已。特别是“文革”时期尚存的县府南门的谯楼及两旁高坎，东西澄河翼卫如濠，与《宝庆志》所述若合符

契。更有趣的是：县东爵溪所城比县城早 156 年建成，习俗以无城为乡，爵溪人称丹城人为“乡下人”，相沿至今。这里并不排除林旦所筑是县城，或疑《宝庆志》以县城周回千一百五丈，脱“千”字而成“一百五丈”不无可能，若以 1105 丈计之，则与明所筑象城长度相似。

明初至嘉靖间，两议筑城而未果。嘉靖三十二年（1552），倭自赤坎登陆，迫县治。于是邑令毛德京锐意请筑城，巡抚王忬上疏朝廷，准支国帑 12400 余缗。不足之额自筹，民亦乐输恐后。原议城跨丹山，以拙于财务，减其规制。嘉靖三十一年经始，三十三年工竣。筑城时，毛令“量民资高下，审面势，分丈尺，算用度”。以千字文编号分工，毛令自督天字号，始自北门，筑北山台。所用石材，悉取于县东梅溪，采石地今称石孔。

城周长 1089 丈，高 1.8 丈，址广 2 丈，面阔 1.5 丈。内乱块石，外条石。辟四门：东宾阳，西迎恩，北拱极，南来薰，皆弧形条石拱门，内外二重（月城），上各重楼三间。北门城楼即北山台，额曰“海天一览”，邑人应云鹫书，并题其柱曰“扶桑日出千门晓，细柳烟消万灶春”，各门城楼大率类此。南北二门外设吊桥，东门外为条石平桥，西门外为微拱条石平桥。水门三：南门左右各一，北水门在北门之西，受凤跃溪水穿城而南；东门设气喉一，仅供泄涝。城上敌楼、敌台各 24 处，雉堞 1231 个。城内外有道，宽 2 丈。道外有濠，自西水门经南门至东门，可通舟楫。自东门北行，经北门、西门至西水门为堑壕。城西北象山上筑炮台，与梅溪、赵岙、半路等堠相呼应。城形如魁陆，故又称蚶城。又以南朝梁陶宏景曾在象山南麓炼丹之说，称山曰丹山，县城于康熙间始称丹城。

历清一代，迭经攻守。顺治十五年（1658），郑成功遣将以舟师围象城七昼夜，副将李时芳、邑令陈黉、县尉王起蛟等拒守，城获全。邑人姜炳璋有《围城叹》记之。康熙十四年（1675），叛将耿精忠部曾养性率众围城，象协副将罗万里降。翌年罗万里任伪都统，领

五镇兵再至象，象协守备张秉乾坚守拒战，单骑迎敌。已而贼大集，势不支，乃下马登城楼，大书“秉乾死矣”四字于壁，带甲以头触石者再，不死，拔小刀自刎。众卒排墙覆之遁。贼陷城，盘踞十五日，官民积储皆空，男女被掳三四百人。贼退，不知秉乾尸之所在。秉乾所乘马驰至尸所长嘶，鞭之不去，人疑之，发墙而尸见。故象山有“司马(张苍水)猿，将军马”之赞。鄞人姚毅斋为作《义马行》，邑人姜炳璋为赋《义马行》。

筑城以来，几经修缮。天启七年(1627)，顺治十一年(1654)重修。康熙十四年又修。乾隆二十一年(1756)，邑令曹鳌请帑大修，费17000余缗。嘉庆二十一年(1816)、道光十一年(1831)又修。道光二十年，邑人欧孔章独资修成，费17000余缗。光绪十年(1884)，修北水门城垣，并题“流泽孔长”四字，二十四年修西、南、北城楼，越七年重修东门城楼。总计修缮十次，其中大修两次。

五十年代，始拆城墙以筑水库及修公路，随后，城区扩大，护城河亦于七十年代后期填平。1952年拆城墙时，笔者目击象鼻山南麓县府后院，有一拱形暗城门，条石砌筑，想系建城时擘划周详，遇警可由此出走之备道。

县城究竟有多长？《嘉靖县志》为1089丈。应云鳌《象山县修学建城记》作“延袤为丈一千一百有奇”，与毛志相若。《康熙县志》始作1809丈，嗣后地方文献，悉因袭此数致误。明制一丈合今3.11米，1089丈为3.39公里，而1809丈则为5.63公里。笔者按浙江省测绘局的万分之一地图度之，城周约3.2公里左右，与1089丈基本一致，况筑城在嘉靖间，更应以《嘉靖县志》数字为准。毛德京《金汤奏绩》虽佚，杨继宗《金汤奏绩序》、应云鳌《修学建城记》、周希程《筑象山县城记》、赵庚吉《壬辰重修县城记》、姚燮《修城记》记述甚详。

老东门(臺)昌国卫城 《宝庆志》载“东门寨在县南一百里东门山侧，当海道之冲。嘉定二年(1209)置寨官一员，于定海(今镇